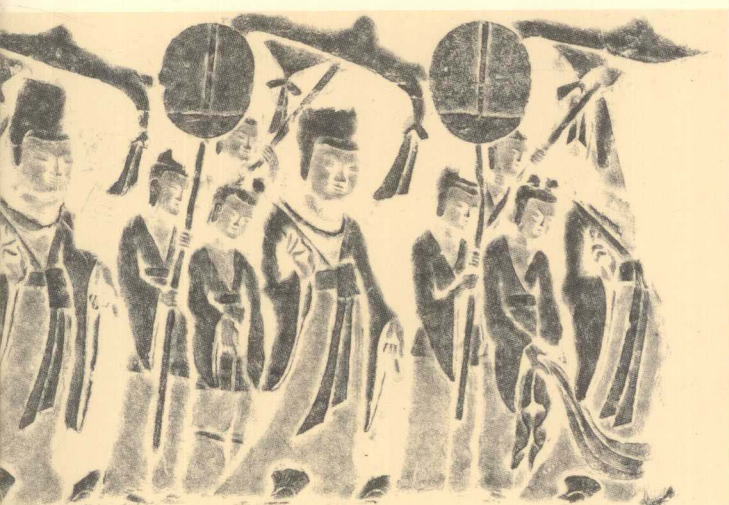


鞏縣石窟

北朝造像題記
及其書法研究



馬健中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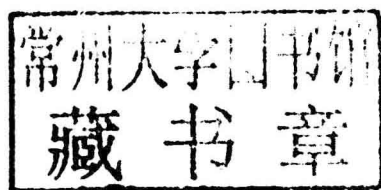
GONGXIAN SHIKU

BEICHAO ZAOXIANG

TIJI JI QI SHUFA YANJIU

鞏縣石窟北朝造像題記及其書法研究

馬健中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鞏縣石窟北朝造像題記及其書法研究/馬健中編著.

—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8

ISBN 978 - 7 - 5348 - 3921 - 4

I. ①鞏… II. ①馬… III. ①石窟—石刻造像—研究—鞏縣—北朝時代②石經—研究—鞏縣—北朝時代 IV. ①K879.34②K877.43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205936 號

責任編輯：劉春龍

責任校對：王大衛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鄭州市經五路 66 號 郵政編碼：450002）

發行單位：新華書店

承印單位：鄭州市方志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張：12 印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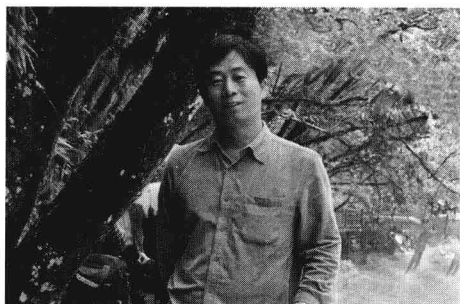
字 數：100 千字 印 數：1—2000 冊

版 次：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30.00 元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由承印廠負責調換。

作者簡介



馬健中（曾用名：馬建中、馬捷中）河南省確山縣人，1968年生。筆名墨金，號慕蓮居士。北京大學訪問學者，2012年獲河南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學位。現為中國書協培訓中心教授、中國民盟盟員、中華詩詞學會會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

書法作品榮獲全國第八屆書法篆刻作品展“全國獎”，全國第九屆書法篆刻作品展、第三屆中國書法蘭亭獎“提名獎”。作品參加全國第六、七、八屆中青年書法篆刻家作品展，首屆、第二屆、第三屆中國書法蘭亭獎全國作品展，第八、九、十屆全國書法篆刻展，以及各類單項展數十次。文論數篇見諸《中國書法》《書法》等刊物。

关于巩县石窟，建国后国内外文物考古专家从窟形、形制、造像题材、雕刻风格诸方面已有许多研究。如：宿白、陈明达，田边三郎、安全槐、贾珉、张建中等该寺的综合研究代表了目前最新理论成果。但是对题记只是简单带过，至于题记书法的成因和风格研究几乎是空白。明清之际，金石学家虽有著录，也是仅仅收录题记名目而已，并未对题记书法作本体探讨。书学理论界近年来大多将研究视点集中于龙门造像题记上，而巩县石窟造像题记一直不被学界重视，无人问津。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题记文字是我国石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书法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而题记内容又是“研究古代部落的分布、部族的聚合分化

婚姻关系及各部族姓氏的可贵实物来源。”有着重要的文物与史料价值。本书对题记书法从宗教、历史、地理环境、文字演变、语音特点诸方面入手，试图寻找题记书法的成因、风格及变化轨迹，探明其从北魏至隋唐书风过渡的内在联系、点明其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北魏造像题记大多出于工匠之手，不经书丹，直接操刀上石，文字多用俗体，是典型的民间书法，这种不加修饰，自然浑成的美，是书画篆刻审美元素不可缺少的内容。本书著者类比分析了题记书法（文字）的构成及溯源关系，提示出内在蕴含的可以汲取借鉴的艺术因子，对当代书史研究、美术考古及书法审美、创作均有积极意义。

序 一

康有為在論及北碑時曾說：

其筆氣渾厚，意態跳宕。長短大小，各因其體。分行布白，自妙其致。寓變化於整齊之中，藏奇拙於方平之內，皆極精采。作享工夫，斯為第一。

這段話見《廣藝舟雙楫·備魏第十》，康有為對北碑字體推崇甚高。

北碑的代表作品集中在河南洛陽龍門石窟群，現存碑碣和造像題記多達三千六百篇，其中北魏造像題記約有二千篇。“凡魏碑，隨取一家，皆足成體”（《廣藝舟雙楫·備魏第十》）。可見其在書法藝術史上的地位。康有為曾高度評論：“龍門造像，自為一體，意象相近，皆雄峻偉茂，極意發宕，方筆之極軌也。”（《廣藝舟雙楫·餘論第十九》）

在中原河洛地區，龍門並非能代表北碑的唯一佛窟，鞏縣石窟造像群和題記，與龍門造像幾乎同時，其形制及藝術風格，也與龍門有異曲同工之妙。鞏縣石窟總計造像七千七百四十三尊，造像題記及其他銘記一百八十六篇。

馬健中君是當代具有創作實力的青年書法家，他於2001年調入鞏義市文聯工作，長年出入石窟寺，對遺留在崖壁佛龕間的北朝造像題記頗感興趣。鞏義市啓動了“搶救民間文化遺產工程”後，他參預了考察搜集、整理編印造像題記的工作。由鞏義市文聯以內部刊號的形式，陸續印刷出四輯《鞏縣石窟寺北朝造像題記》，共四十品，由陳天然先生作序，此輯在中原地區影響甚大。

2009年，馬健中報考了河南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書學文獻專業碩士研究生，以優異成績通過了初試。在復試時，主考教師曾問他，為什麼要報考古典文獻學。他說，他長年在市文聯工作，深感自己在古代文化歷史知識方面的欠缺。報考河南大學，一是為了感受呼吸高校學府的學術氣息；二是為了深造提高自己古代文史的整體水平，尤其對古代書法史、書學文獻的研究整理治學方法，他迫切希望得到指導和教誨。他在研究生復試時的表現，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尚難以忘懷。在攻讀研究生學位期間，他潛心刻苦學習古典文獻學系統知識，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學術研究上。

在校期間，他並沒有忘記石窟寺，課餘時寫下了《鞏縣石窟寺北朝造像題記考略》，後發表刊登在《中國書法》2010年第5期上，並以此文獲得了當年河南大學研究生優秀論文二等獎。同時，他把學位論文的題目也選定在石窟寺的造像題記上，為此，他首先收集了新中國建國前後文物考古專家學者的有關研究成果，又花費了一年時間，考察碑石，並整理拓片及文史資料，從歷史、文化、宗教、地理、文字、語音、書法藝術等多方面入手，力求探明各點間

的內在聯繫。為此，他傾注了大量心血。

當然，馬健中對書學文獻的整理研究與他的書法創作是密不可分的。十六歲時他就在河南書法函授院學習，十九歲時獲得全國學生書法競賽一等獎。近十年來，他的行草書參加了中國書協舉辦的許多重要展覽，並連年多次獲獎。北碑渾厚的氣韻和跳宕的意態，都能顯現在他的筆下，作字的功夫已挺進當代書法創作隊伍中的一流水平，但至今他依然保持着謙遜穩健、勤奮踏實的作風。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馬健中是河南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培養出來的一位碩士，在河南大學百年校慶之際，能看到此書的排印出版，並為之作序，深感欣慰。相信健中君今後會有更多的著作問世。

壬辰暑月 佟培基草於螢雪齋

作者係：河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河南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

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

序 二

馬健中從事書法研究和創作多年，成就斐然。他諸體皆能，尤以行書、章草享譽書界，是國內有較大影響的實力派青年書法家。2007年，健中在北京大學訪學時我們有緣相識，他溫文而雅、謙恭好學，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心儀老莊哲學、鍾情魏晉風度，在燕園求學期間，博觀約取，用心於歷史、宗教、漢語諸門類，汲取學養，豐厚自己，謀取不俗起點，令人贊嘆。

2009年，健中克服重重困難，放下一切負累，回到母校河南大學，隨我攻讀古典文獻學碩士學位。通過三年的學術訓練，其理論素養進一步得以提昇，先後在《中國書法》《書法》等核心刊物發表多篇學術論文，因成績優異不但獲得河南大學“侯鏡如獎學金”，而且榮獲了“河南省優秀碩士畢業生”稱號。另外，他的畢業論文《鞏縣石窟北朝造像題記及其書法研究》得到同行專家的贊譽，被評定為優秀碩士論文。這些足以可證他用功之勤苦，積學之日深。

本書的價值首先在於將沉寂了一千多年的鞏縣石窟北朝造像題記，在立足書法學的基礎上運用考古學、宗教學、文字學、音韻學的豐富知識，對鞏縣石窟造像題記從大小、篇幅、形制、內容、工

匠、雕刻等方面進行了多層次的綜合分析和歸納，並將該題記與龍門造像題記作了比較研究，突出了鞏縣石窟造像題記書法的時代和地域特徵。其次，還着重論述了題記中俗體楷書這一民間書體的源流、成因及其與主流書體的關係。並對現存基礎資料進行了縝密的辨析、對比，探討了其在書法史上的風格價值，在這一方面填補了南北朝書法研究的空白，頗具創新意義。第三，作者對該題記文中出現的職官、爵號、地名認真地作了考證，斷明了出資發願人的身份地位與造像之間的關係，這些為我們解讀題記所蘊藏的歷史文化信息、了解北朝河洛一帶佛教流傳狀況提供了依據。

北朝楷書，若以內容論，大多與佛教有關；若以數量論，尤以中原一帶為最；若以風格論，可謂精彩紛呈。而鞏縣石窟題記在書法藝術的歷史長河中則是不可遺闕之驪珠，它既不同於平城時期的體兼楷隸，又不同於洛陽時期的方嚴峻厚，也有異於北周之後的精妍端凝，同時，更有別於北齊時期其他地方各類石刻的書跡風格。然就群體風格而言，其結字寬博、點畫圓勁，體勢宏逸，有着不可替代的藝術價值。

縱覽書法史，對北齊時期的楷書研究還比較薄弱，這一時期的書跡在鞏縣石窟題記中較多，具有代表性。作者在本書中用了較大篇幅對其歸類分析，不僅梳理出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繫，還進一步進行書法元素的類比分析，並將其置於整個南北朝書法發展的大環境中來考量，揭示出北朝題記書法的藝術特色和流變規律。鑒於此，其學術、藝術價值不可低估。

此書是健中在其碩士畢業論文的基礎上，經過整理修訂後完成的，也是他平生第一本學術著作，字數雖然算不上很多，但要言不煩，推理至深，小中見大，相信讀者閱讀時能感受到他的這種行文風格。此書今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令我欣慰和感動。同時希望健中能以此為契點，利用自身文獻學與書法學的雙重優勢，在造像題記書法研究方面能有更大的收穫。

壬辰夏至 孟雲飛於紫芳園

作者係：清華大學藝術學博士後

中國書法家協會教育工作委員會委員

國務院參事室《中華書畫家》副主編

引 言

鞏縣石窟位於鞏縣寺灣村（今河南省鞏義市），背依大歷山，南臨洛水，環境清幽，景色宜人。魏時名希玄寺，唐宋稱淨土寺，明代改稱淨土禪寺，清代至今名石窟寺。

鞏縣石窟是北魏繼雲岡、龍門兩大石窟之後營建的又一所皇家石窟。年代蟬聯、脈絡分明，雕刻風格繼承了印度犍陀羅和抹菟羅派造像，並融合了雲岡和龍門兩處石窟的雕刻精華，“褒衣博帶、秀骨清象”的漢文化特征更為突出。其造像和雕刻水平絲毫不亞於雲岡和龍門石窟，在中國石窟考古界享有盛名。

關於鞏縣石窟，國內外文物專家，如：宿白、陳明達、安金槐、賈峨、張建中、田邊三郎等從窟型、造像題材到雕刻風格諸方面已有許多研究。但對遺存在該寺崖壁間的造像題記只是簡單帶過，至於題記書法的成因和風格研究幾乎是空白。明清之際金石學家雖有著錄，也是僅僅收錄題記名目而已，並未對題記書法作本體探討。書學理論界多年來將研究視點多集中於龍門造像題記上，而鞏縣石窟題記一直未引起學界重視。原因是其的規模和影響為龍門石窟所掩，文物考古界將研究重點放在對該寺石窟主體造像上，而題記的書法研究似乎超出了他們的視野和範圍，這不能說不是一件遺憾的事。

造像題記，溯源於漢畫像石，甚至受更早一些的秦詔版影響，借鑒了其獨特的章法與中國傳統石刻相結合，逐漸演繹出這樣一種文圖並茂、珠聯璧合的藝術形式。在魏晉以後又與佛道文化相結合，相繼出現了造像碑、造像題記，逐漸形成了我國石刻藝術史上融書法、美術、雕刻、建築為一體的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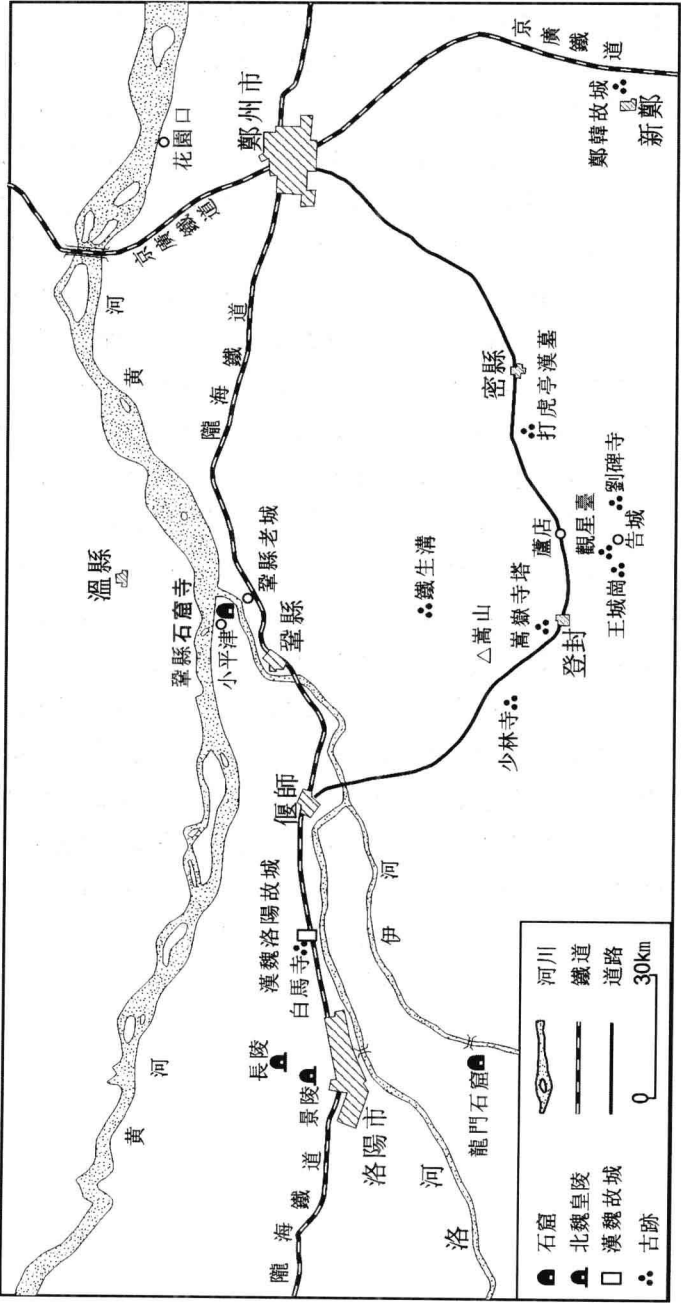
美範式。

鞏縣石窟現存北朝造像及禮佛題記共四十九篇。其中北魏一篇，東魏十二篇，西魏三篇，北齊三十一篇，北周二篇。從出資人身份構成來看，有僧尼、民間（個人）、地方官吏和無法斷定身份造像四類。其中僧尼造像題記二十五篇，民間（個人）造像題記十三篇，地方官吏造像題記五篇，無法斷定身份造像題記六篇。題記內容，大多是為亡親故師、身家平安、祛病祈福或往生西方之類。龕像題材以釋迦、觀世音為主，佛龕形制均為圓拱尖龕楣，又分為單綫和復綫兩種。題記的書法形制以橫方和長方為常見，也有少量的依石賦形的不規則形制。題記的書體是當時民間流行的俗體楷書，這在北齊造像題記中表現得更為明顯。出現了一定數量的俗字寫法。如：“區”“作”“願”“佛”“衆”“齊”諸字。僅“區”字在北朝各類石刻中就有一百多種寫法。故清人凌霞在《六朝別字記序》中說：“六朝碑版本屬無多，造像流傳，大抵出於石工之手，點畫偏旁，隨意增損，怪誕紕繆，觸目皆然，固不能以六書繩之耳。”不僅出自石匠，在當時民間使用的籍賬、藥方、券契、文案中也大量出現。字體不拘一形，雜亂錯變，詭異紛繁，成為民間書寫用字的普遍現象。另外，題記文字還有少量的同音通用現象，如：《崔寶先造像記》中“洛”字，“洛”與“樂”在《廣韻》同歸“鐸”部，古為兩個意義不同的字，為同音通用，“妙洛國土”即“妙樂國土”，指西方淨土世界。

北朝楷書，大致經歷了從平城時期的“體兼隸楷”，經過洛陽時期的“方峻剛毅”，再到東魏以後的“寬博蕭散”三個階段。若以結字類型可分為“斜畫緊結”和“平畫寬結”兩種。前者以龍門造像題記為代表，稱為“魏碑體”或“龍門體”。包世臣稱頌其“北朝人書，落筆峻而結字莊和，行墨澀而取勢排宕”。此類楷書風格的成因，除了欹側的筆勢，雄強的筆畫，森嚴茂密的結字，凌厲角出的用筆外，還和方峻平直的刊刻方法有較大關係，形成了“方筆之極軌”的典型特徵。但是到了北魏後期，從東西魏開始原來“斜畫緊結”的楷書明顯地向“平畫寬結”轉變，挺拔峻厚、長槍大戟的雄強之勢已經弱化，轉向寬博縱逸的蕭散。由方峻逐漸向俊妍發展，橫畫平展，豎鉤平出，筆勢雍容沉着，意態安詳，與魏碑體楷書拉開了很大距離，在東魏以後成為新的主流書風。造成這種風格變化的原因，一是在北朝後期南朝

書法在北方產生影響，人們不再滿足於魏碑體獨行單調的局面。二是北方當時刮起了一股復古潮流，冷落多時的隸書猛然增多，雖說當時的隸書已失古質，但寬博橫展的結體對“斜畫緊結”的魏碑體造成極大的衝擊和改變。

北齊時期，高氏政權在發展農業、拓展疆域的同時篤信佛教，以鄴城（今河北省臨漳、磁縣一帶）為中心出現了開山營窟並有大量的刻經活動，這時刻經的書體及上流社會的碑碣、墓志多以隸書為主。而民間使用的書體却是楷書，是較為草率的俗體楷書。鞏縣當時受轄於北齊，暫無爭亂，相對穩定，所以，該寺遺存的造像題記北齊時期的最多，就書體而言都是這種俗體楷書。由於民間（個人）和僧尼造像居多，故題記多出於普通工匠之手，直接操刀上石，省略了書丹過程，工匠的文化水平和刊刻技藝高低不齊，加上不同工匠的書風和刊刻手法及選擇的石面不同，故題記書法面目及刊刻效果也有一定的差別。通觀這一時期的題記書法風格有如下特點：結體寬綽疏朗，點畫縱逸，體勢奇崛，意態恣肆，用筆圓活，書風率真自然，在整個北朝數以萬計的石刻書跡中風格突出。更為重要的是有的題記用筆連綿委曲，使轉分明，具有行書特徵。如《比丘惠慶造像記》中的“慶”字、《比丘道成造像記》中的“成”字，幾乎近於草書，這類作品既不同於洛陽魏碑體的“方”“峻”“峭”“嚴”，也有別於北方同期碑、碣、墓志的嚴整端凝，又與南朝二王一脈的妍美風格相去甚遠，因此，具有不可複製和替代的風格類型和審美價值。如果說，龍門造像題記具有鮮卑貴族文化傾向的話，那麼，鞏縣造像題記則更多體現出河洛一帶民間個體化的宗教色彩和民間書法性質。它的可貴之處還在於這些作品是工匠在不經意狀態下完成的，帶有一種速寫和草稿的意味，具有自然可貴的藝術品格。



河南省中部遺跡圖

目 錄

引言	(1)
第一章 鞏縣石窟北朝造像題記概況	(1)
第一節 地理與歷史沿革	(1)
第二節 遺存刻石及造像題記	(2)
第三節 鞏縣石窟造像及風格	(14)
第二章 造像題記的形制及分類	(19)
第一節 造像題記的形制	(19)
(一) 佛龕形制	(22)
(二) 題記形制	(24)
第二節 造像與造像碑	(27)
(一) 造像	(27)
(二) 造像題記與造像碑	(31)
第三節 造像題記的分類	(33)
(一) 僧尼造像題記	(33)
(二) 民間(個人)造像題記	(34)
(三) 地方官吏造像題記	(35)
(四) 無法斷定身份的造像題記	(35)
第四節 發願文與工匠	(37)